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

餘姚黃宗羲編

傳四

名臣

海忠介公傳

郭棻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為諸生時即抱當世之慮嘉靖丙午督學林公試嘉其文又獎其誼已酉督學蔡公再試竒之詢知其素嘆曰真所謂涅而不緇者遂登鄉薦第

九名時居予書室予偶同登相得甚懽癸丑會試弗第  
曰士君子奮跡行志何必制科就福建南平學諭時黎  
賊內訌公伏闕上書極言開道置縣可無嘉靖間及今  
征剿防戍之苦識者壯之及至南平首揭朱子白鹿洞  
五規輔漢鄉試粹六事并摘鄉愿忠信廉潔之似孔子  
申振剛者之辨集諸生講明大義相見外不許更贄一  
物尤抗學官禮於臺使監司一遵憲綱郡守諸大夫視  
學升堂左右教官俱跪公獨中立時稱山字筆架教官

戊午擢知淳安亟申飭曰知縣知一縣事也上而朝廷  
吾父母中而藩臬僚屬使客卿大夫吾長昆弟下而吏  
書里老百姓吾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止可潔已不  
可潔人潔人生謗凡所行不可認真認真生怨取禍不  
顧朝廷之背否而以鄉愿之道待其身以鄉愿之道待  
人浮沉取名非知縣也於是著為令曰淳安政事而一  
邑之政具是矣自奉簡約俸薪外一毫不擾雖家僮亦  
令樵採庭甚清閒一切餽遺悉杜絕不行曰盡天下而

不為上官之賂也豈盡不遷盡天下而惟上官之賂也  
豈盡不黜胡以身為溝壑也又毀淫祠為社學時都御  
史鄆懋卿挾權橫行公獨抗之不少絀鄆銜之假手素  
鹽院論公改調公赴部吏侍鎮山朱公白公清望於冢  
宰遂補興國公見地瘠民貧弊在浮糧乃條八事上南  
贛都御史吳堯山公次第行之尋擢戶部主事時肅皇  
帝晚年玄修諸臣委靡日甚乃疏直言天下第一事以  
正君道以明臣職謂為身家心與懼心合職所以不明

求長生心與惑心合君道所以不正侃侃數千言自許  
於勿欺而犯之義直聲震天下無不欽仰海主事也者  
疏入逾數月下公詔獄中外臣工相顧失色讞獄雖上  
然竟留中肅皇固未有殺公心也已而莊皇繼祚詔出  
復原官改兵部累擢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公一意斥貪  
墨抑豪強革浮奢釐宿弊出入輿從甚簡風裁凜然大  
濟吳松江為萬世利以清丈構怨豪右嘖有煩言乃解  
督撫事歸家居十餘年嘗曰吾人身備萬物之理當以

萬物一體為己任士君子出處何常視所遇耳有君如此寧忍負之歸未幾而屢章薦起有謂志貫日月望重華夏萬厯乙酉起為南臺僉都御史未至晉南吏部右侍郎時公年七十有二聞命就道自矢勉副任倚獨坐小舟自五羊度嶺抵建業沿途寂無知者履任署部事亟陳治安要機曰欲安百姓無如守令上至司道撫按而致望閣部諸大臣歸本於君身公用世意甚銳而梅房二御史大肆詆擊惟彭君遵古諸君壽賢顧君允成

三進士連疏公大節少舒正氣以維持世道耳公乞骸  
骨疏至六上皆不報丁亥冬卒於官年七十有四檢篋  
中祿金僅一百五十兩綾紬葛各一都御史王公麟泉  
率屬捐金治具乃得歸訃聞上咨悼賜祭贈太子少保  
謚忠介蓋特命也公精忠大節自足不朽而生平學問  
惟欲識其真心必為聖賢不為鄉愿謂孟子功不在禹  
下嘗以惡鄉愿為第一云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二

詳校官起居注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 整

謄錄舉人臣呂日永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一

餘姚黃宗義編

傳五

名臣

大司寇蘇公傳

蔣德璟

上神聖起潜邸悉逆璫與妖姆交通狀以次伏法收捕其親黨而簡吾邑石水蘄公為大司寇治其獄公親奉宸斷手定爰書條璫姪偽公魏良卿姪倩左都督楊六奇

等客氏子都督侯國興弟都督客光先姪錦衣指揮使  
璠等斬戍各有差而戮逆璠及客氏尸復題蠲萬工部  
煥懸坐賊釋方御史震孺惠給諫世楊李戚畹承恩等  
於獄他株累得末減三十餘人而除錦衣刑具如腦髓  
烙鐵一封書鼠彈箏攔馬棍燕兒飛諸名色皆焚棄天  
下快之至定虎彪案以為殺人者應抵死攫官者宜褫  
官尤蔽厥辜當是時巨憝翦除天日重揭識者以聖主  
威斷賢於舜之罪四凶而惟明克允公實贊焉公舉萬

歷壬辰進士二甲授戶部主事出守彰德內艱補汝寧  
未任擢江西副使改督學歸薦起卿南尚寶晉太僕少  
卿擢僉都御史撫浙進侍郎兼憲職督漕外艱起南刑  
部侍郎改督漕入為尚書督倉場再加官銜改今官公  
郎戶部時使過山東見飢民以賑卹請人或疑出位公  
曰飢渴由已豈異人任耶出權浚關稅額外多縱舍行  
商德之為樹碑丁酉典貴州試心動聞母病馳歸母幸  
無恙彰德為古鄴地喜格鬪公剖善惡報應圖邵康節

孝悌歌曉勸之趙藩祿入多不時往往與守閩郡庭如  
市公悉用邑解原封先時分給天潢誦義臺使舉卓異  
第一在江右端模範絕干請規條一倣吾鄉蔡文莊先  
生文體士風翕然丕變所拔士姜公曰廣等皆知名有  
舊輔三以牘至且介同事同里為請公正色不納旋拂  
衣歸士大夫相與攀尼不得行然竟不曉其故公亦不  
言也家居七載三徑數椽頤神墳典辰起至寢室問父  
眠食退課弟及諸子書學粹行高海內宗向之既薦起

南卿偕李本寧焦弱侯諸公嘯咏佳山水間澹然自遠  
在罔寺核俵解清牧場蠲落地稅馬政一新而自撫浙  
以後所綜畫軍國大計尤俊偉台區水兵王元尤成者  
以脫糧毀總哨署旋擁入郡城焚屋放囚稱亂公疏黜  
大帥王良相叅將楊維垣而密授計張副使師繹擒梟  
之會部檄抽兵援遼有訛言山東兵每兵以五十金募  
者寧區兵陸敬趙鳳輩引劄要厚糈海道鄧叅政持不  
可遂大譁毆把總血盟不散公念譁兵衆未可驟問密

檄定海令顧宗孟諭以禍福且曰部檄能勝敵者殊死  
皆赦若急散而聽調出征則前罪可贖於是以二人領  
兵行過慈谿復勒犒賞至餘姚踰城挾邑令勒犒數倍  
至壩上與新兵競擠溺水五人司道議欲誅之公曰未  
可動動必生變俟其登舟迺聲餘姚擾民之罪獨捕敬  
鳳二人梟示衆兵聞之股栗迄至京無敢犯者昌國哨  
官蔣良忠逐哨總王翼覬代其任嗾兵樹幟以保賢能  
為名而拒代者施應奎或言宜暫用良忠令戢亂公曰



如此則唐卒自立留後之勢成矣檄副帥張可大之昌國觀變而令團練把總楊慈忠出不意縛良忠杖殺之并擒亂兵洪辰等正法廢弁賈祥因遼陷媒用誑部言有舊家丁五百願歸招集併募兵二萬赴援部給劄止令招集家丁而會鄒御史募兵金華祥遂私刻票亦稱欽差且許人自備盤費抵津優給衆隨至杭者萬餘人公懼生變遣其壻把總鄧應科諭曰若欲招兵求官一二十足矣萬人何為且途中食安出復密令營中舊兵

語應募者汝輩真駮世有無餉而可以招兵者乎汝且問賈叅將餉在何處於是衆皆悟散惟飢民二千餘隨行公量給行糧又豫令通判楊塢齎餉先馳之鎮江淮安德州三要路次第散給兵迺至京而疏祥額外多募之罪凡四定浙變云至降海寇王鍾王錦等擒陳藩吳老等於甌而沿海亦安枕矣它疏減織造停織監軫火災表章先正方公孝孺及吳公寶秀求卹錄劾權璫李實不得以屬禮凌有司皆其大者李實即陷吳撫周公

起元於死者也將移鎮而妖賊葉朗生之變起朗生湖州人妖醫馬文玄高弟也聞山東蓮賊反其黨丘太虛等舉事以攻白蓮為名而徑於湖城中先問豪家索買命錢士民駭竄湖守杜公喬林急捕朗生飛報募府公即檄水兵乘夜鼓行復發一虛檄營兵三千繼之詰旦兵至茗衆訝神速人心稍定因次捕誅而文玄猶挾宦家子陸鍾奇逃松江馳檄江南合捕吳越底定不至為鄒滕之續皆公力也揚州老庫金久不會璫一旦借大工

為名搜括二百萬而屬連司且八十萬遣瑯胡良輔劉  
文耀守解公再疏言銀之得於傳聞者即千萬無難銀  
之入於鞘解者即銖兩不易輸財終事不敢言勞者臣  
子所以忠君用一緩二不盡取盈者朝廷所以恤下僅  
解挖河銀十萬康益院丕揚加罰遺銀六萬四千九百  
食鹽割沒等銀二萬六千各商逋欠銀十一萬以應猶  
不可則那解正項十萬兩而下季即為扣除揚賴以紓  
奸弁劉魁等乘寧遠急持經撫咨取淮餉六千緡公曰

遼中承暮春四日受事望日始加巡撫而咨署朔日贖也且篆文不類條十疑鞠之立伏并得其戶部應天二偽檄一舉而省國蠹萬八千餘金稱神明焉鳳泗為帝鄉湯沐陵寢重區水旱蝗相繼公下令捕蝗通商平糴復力為海徐贛桃州縣請得改折會清河口淤漕艘壅淺清河口者自淮入黃運道也河水一石其泥五斗恃淮流壯迅激河而盪之謂之以淮刷黃自淮弱不能與黃角清河淤墊橫亘一灘漸集漸壅父老謂黃河倒灌

其患叵測公檄募民兵撈濬復多撥剝船起運且親禱  
金龍神大雨三日夜淮遂暴長而十餘里之淤頻疏於  
是七千四百餘艘不逾期遂達津灣以飽神京上疏封  
金龍及平浪二神因條五議曰急回空早催徵備船袋  
輪水次改淺船而淺船以杜奸旗攬貨之弊尤為喫緊  
故事外督漕內倉場事權相表裏公既入督倉益明而  
添設督餉部臣於津其人墨而狡輒借遼警以截漕為  
辭而以帶運遼糧孤補蓋奸旗有大蠹者四馬漕艘米

既侵盜無可入倉一也漕糧入倉累經揚晒為費不貲而遼糧例不晒揚二也遼糧例無尖耗而漕糧每石外有耗米七升尖米四升二合一截則皆入其蠹三也津募舟往遼鮮一舟輒一百金四百舟則八萬矣既詎米復詎金而齋一空單以折色授受於海內為官為軍皆驟飽四也以故不截不止其賄最重又故為尾幫觀望漕之遲阻皆由於此而遼鮮方報糧到旋以朽聞莫可窮詰時璟在京目擊心惡之公尤洞其弊連疏以職掌

力爭畧曰查萬曆四十七年至天啟七年津門截漕連  
失耗計三百七十八萬有奇自天啟三年起每年始有  
帶運遼糧三十萬耳即抵還尚少二百二十餘萬皆成  
泥沙矣且臣督倉方十月而津已八截始猶有帶運可  
抵餘更何抵乎遼餉自遼餉京糧自京糧豈可專以截  
漕為事致根本坐困其語絕剴切當事亦明知之而不  
能盡用也京軍月糧額放折色兩月部臣緣內璫劉應  
坤請遂欲少放折色一月公復力爭謂大倉升合非泮江



渡河不能入庾多放一月本色二十八萬倉廩益虛請  
勅計臣恪守祖制兩月放折之舊皆與時忤復疏言錦  
衣衛官旗萬厯末僅萬七千餘石自逆璫與田爾耕亂  
政增至三萬六千餘名文思院匠官冊載僅七百餘名  
今三千餘名歲多支米二十五萬石鴻臚帶俸序班冊  
載僅百七十三員令五百二十七員歲費俸米四千有  
奇官俸非漕糧比外解止蘓松常三府三萬餘石耳且  
冊中如魏田客崔諸姓皆奸黨清法當不俟終日上皆

立行之既改刑部疏辭有品望端澄明允夙著爽鳩正  
席倚毗方新之旨因會鞠魏良卿獄及侯國興俱決不  
待時光先璠六竒發烟瘴永遠充軍至五虎崔呈秀等  
五彪田爾耕等呈秀窮兇極惡爾耕許顯純怙威噬人  
最為可恨宜正刑書餘各遣戍而奸弁張體乾以詛呪  
誣陷劉鐸亦擬斬復罪狀魏忠賢曰忠賢挾先帝寵靈  
箝制中外交結客氏睥睨宮闈其大者如嗔怒張國紀  
則立枷而殺數命且連縱鷹犬必搖動乎中宮私憾成

妃裕妃則矯詔而革封銜至推抑難堪竟甘心於非命  
言官死杖大臣死獄緹騎四出道路驚魂告密一聞都  
民重足生祠遍海內半割素王之宮諛頌滿公車如同  
新室之世至尊在上自命尚公開國何勲數分茅土尚嗾  
無恥之穢侯欲加九命疊出腹心之內黨遍踞雄邊至  
于出入禁門陳兵自衛戰馬死士充滿私家此則路人  
知司馬之心蓄謀非指鹿之下者也天討首加寸磔為  
快容氏妖慕食月翼虎生風輦上聲息必聞禁中搖手相

戒使國母痛懷於憂憤致二妃久抱乎沉寃且先帝彌  
留之且詐傳廢子尚以儉一為嫌私藏見籍之贓絕代  
奇珍皆出尚方之積通天是罪盜國難容若崔呈秀則  
人類鴟鵂衣冠狗彘誰無母子而金緋鱗玉忍不奔喪  
自有親父而婢媵奴顏作閣乾子握中樞而推弟總鎮  
位司馬而仍總蘭臺總憲夙仇迫為池中之鬼銓郎乍  
嚇驚懸梁上之繯凡逆豎之屠僇士紳皆本犯之預謀  
幃幄選娼挾妓歌舞達於朝昏鬻爵賣官黃金高於北

斗假山水泮遊釜魂銷雖已幽快於鬼誅仍當明章於國法其餘魏良棟鵬翼魏志德等及崔鐸崔鏜等或赤身駟僮或黃口嬰兒濟惡而玷賢書無功而櫻世爵均應投裔大快羣情磔忠賢於河間尸呈秀於薊尸客氏於市魏志德等發烟瘴永遠充軍蓋與振瑾之誅同稱快云於是清殿衛羅織之獄李承恩寧安大長公主子也以擅用龍袍龍盒為叛僕誑首問斬公謂據律僭用違禁龍鳳紋杖一百徒三年即使承恩不在八議之條

亦無死法况世廟之親甥乎得改徙方公以御史監遼軍不宜比守邊將帥例惠公亦不宜引交結近侍律皆得免萬公劾逆璫築墳僭擬皇陵矯旨廷杖被亂棍箠死復坐贓三百江西楊巡撫追解京矣公請令原解官領回還其家焉上新舉召對盛典召公見文華殿令部大臣各陳所見公疏言刑官舊為清曹稱西翰如王守仁何喬新王世貞輩多為名臣近選人趨羶途爭避刑部其視刑部甚輕故屬官志少振作宜倣成化間尚書

董芳言令本部辦事進士同各司問刑天選時戶刑工  
三部均選有才品者優與陞調各司到部未一年不許  
借差回家錦衣衛慘刑宜汰而以防內侍預政蠲租飭  
邊為第一義謂漢唐宋盛時主德英明決無所謂張讓  
趙忠田令孜童貫者決無所謂稅間架開官市放青苗  
手實者四夷稽顙亦無所謂輸歲幣講獻納者又引劉  
忠宣對敬皇帝有曰但得事事如今日與臺閣議當而  
行久之自治中庸言不息則久至於博厚高明配地配

天為皇上望皆得溫旨褒納方嚮用而公力以病請因  
賜馳驛歸蓋異數也公諱茂相字宏家別號石水其先  
光州人徙晉江曾祖春祖璟以子士潤貴封御史父士  
潛累封都御史三世並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戶  
部尚書公幼穎異有器度為鄉前輩趙公恒所知督學  
王公世懋耿公定力試竒之辛卯舉於鄉連第時年僅  
二十六耳通籍四十年乞休沐者七家食二十五年難  
進易退始終完節有古大臣風封翁家教嚴公奉侍恭



謹不啻石建事父奮也父在時祿盡歸親囊無私蓄與諸弟推產分甘妹氏死烈為置孤邠翼視弟姪無異雅嗜圖史不喜徵逐宴會門庭蕭然尤喜獎借善類至不善避之如膩嘗教環曰仕如築垣務謹其基基厚則高不墜又銘座右曰與物無競遇事有為故自閱四朝士大夫忤璫者身危媚璫者名汙而獨超然評論之外非偶然也其學以宋儒為宗以鄉蔡文莊李文節為矩而於本朝名臣言行尤慕嚮之嘗緝為寶善編他撰述如

先覺要言讀史韻言正氣編教家三書浙漕戶刑章奏  
除妖公案定亂紀畧東征行稿保約全書暨詩文行世  
有弟茂杓戊午舉人三子文昌文燾文耀而昌耀與余  
友善世其家學史氏曰明蓋有三璫云振瑾暨忠賢而  
三汪直輩其小也然皆啓朱邸入纘之兆景帝以邸肅  
皇以興今上以信而忠賢則我皇實手芟之宇內稱聖  
焉考司寇表讞振者俞長洲士悅讞瑾者劉鄢陵璟讞  
忠賢者公斯亦千秋快舉矣璟道浙淮及在中秘觀鼎

草之際頗習公行事嘗取寶善編衡公鮮不合公真大臣  
哉故著其大者於篇俾後之君子得有考焉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二

餘姚黃宗義編

傳六

功臣

方伯節菴陶公逸事狀

黃佐

儒生持文墨以自銜而謀則迂俗吏執政刑以操切而  
理則罔二者皆過也闇然而學霈然而施遜志含章見  
諸事為斯其優乎佐童子時日遶先大父膝每先君侍

食輒與論古今諸鉅公嘗曰夫人豈易知哉方伯陶公  
雖出恩廕然績學屬文魁儒固莫之逮也因及公行事  
縷縷惜也顛蒙久忘之矣嘉靖丁亥自史局歸省方修  
郡志即有陳臬之命大都据邑乘草次成書而藩臬名  
宦無所於徵門人同事者今州守吳君畀乃隨所見書  
之稍為更定不暇精覈若公亦其一也及視學西廣修  
通志時已上疏在告諸生惟錄今侍郎唐君平侯舊本  
以塞責於公傳尤畧迄遯歸而梓行覽之必嘆適大叅

徐君健夫過談及之徐君曰子亦知陶公之嗜學乎昔  
宰新會遺黎嘗告我矣公之丞縣也年僅弱冠居無幾  
何而王尹重至重江右宿學也見公英明行事老吏不  
能欺心甚器之因謂曰丞嘗問學矣乎公竦然起對曰  
某從先大夫在浙魯受業周先生先大夫沒而學殖落今  
業已為吏其奈之何言訖泣下尹慰之曰丞無悲我為  
丞師可乎公雪泣謝曰幸甚願安承教因下拜執弟子  
禮尹廼與公約曰每晨後當授丞以經史講解大義然

後出視事於丞何如丞能無辭煩難乎公喜見眉宇又下拜曰幸甚謹敬如教自是背誦覆講日有新得尹亦喜曰始見丞風儀扣丞才識已大過人今敏學若此吾雖叨甲第萬不及也異日必有大顯庸為國名臣丞切毋忘吾言未幾尹卒於官公執喪一如父師治其後事贖其歸橐甚周且厚臨行謂尹二子曰先公廉而貧其教愛其過於骨肉如天之德何能報乎日後兄弟倘不能撥巍躋膺勿憚一來或倖如先公言計數年某必可



至方面此時當有以處子子其識之二子泣謝而別喪  
未抵家而公已繼為尹矣及荐陟臬僉二子學無所成  
果負笈而來公館豐備使依其族人之在瀧水者已而  
錄為瀧水庠生廩餼之皆得貢為學官云嗟乎公之學  
行卓卓如是而碑傳漫不之及何邪世徒知開府蒼梧  
創祠崖山章疏文出公手而不知其學術所自嗟乎王  
尹之教公與公之報王尹雖古人中蔑以加矣佐方愧  
不能詳志公而徐君言又與先大父合聽之豁然惟恐

其盡也徐君又曰夫子明訓好謀而成陶公用兵如神  
要亦學本於此我國家以軍衛民無所謂民壯天順以  
後始募之後乃列諸租庸公在新會擇子弟之材武者  
為敢勇日訓練騎射熟其為人迨將出師將擊東則聲  
西人莫能測公署後為池而亭其中居常不安橋板夜  
靜乃呼敢勇之可與謀者三數人焉先度一人與之謀  
既反然後度一人又與之謀盡三數之謀而擇其可臨  
期制宜則出三數人之外雖三數人亦不之知也謀定

即發兵兵皆莫知所如往惟視旗所向或於文移封上  
硃書示之以故常出賊不意戰則必勝今則羽檄四馳  
繪圖擇日將逾歲時然後吏士始注韎韜及往則蓬藿  
已翳豺豹矣嗟乎求好謀如公安可得哉近予同館臬  
僉李君時言將祠公於名宦予偶往報謁而出至門乃  
問予予以徐君之言告語未畢李君蹙予還坐盡之喜  
曰信如徐君言豈惟俎豆一邦當芳耀於青史亡窮矣  
彼矜科第騁華藻何為者哉為之三嘆公之懿烈其動

人如此公壻余君世亨以予與公孫瑞之有連乃借瑞之弟舉之俾予狀公逸事予不辭而書之俾刻諸碑陰用安公靈云

特進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恒岳朱公傳

陳子

龍

公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也家世以仕宦顯公為人沉毅詳審好大畧研學慮事皆務精實不尚浮夸質直潔行進退必以禮自其為諸生時已如此舉

進士拜大理寺評事五載遷寺正奉命慮囚山西平  
反者多至三百人時有土豪以睚眦殺七人自臺使  
者至郡邑長吏咸為所持獄久不決又輦金錢京師  
屬貴要為請寄公至晉首按其事辭驗公語衆曰天  
子命我治獄非一切縱解也廷尉天下之平無罪而  
收與有罪而赦寃等耳竟特奏論殺之朝議稱其正  
直出守蘇州蘇財賦甲天下凡屬邑賦應輸府藏者  
邑先為贏羨資吏乾沒公立條程使邑自封識不關

決吏手即屬邑亦無名徵民贏羨矣公有撥煩才即  
治劇郡多暇日也以其間集生徒較讐經史勉以道  
義吳士丕然變風焉四載遷廣東提學副使所取士  
多鉅儒顯人有借譽津勢者立黜之御史某以巡按  
至自責倨於公所錄外彊以二十人檄藩司令與省  
試公大怒曰我奉勅專治士若何為者敢撓我法謂  
我難一官耶盡除其名復榜為首者數人於市御史  
恨刺骨忤害無所得人多直公而薄御史者御史以

罷去而公在粵滿六載念其父母年老棄官歸鄉里家居者十年喪母服除起官按察司分巡隴右行部過首山見一老者心異之下車與之言益知其異也求載與俱歸老者欣然從之公遂師焉數月盡得其風角占候遁甲諸書并古兵法臨別拊公背曰幸自愛異日西南有事公貴極人臣矣又二年遷四川右布政使先是朝廷以營建殿門採木於蜀令右使董其事凡竒材大木生深山絕險遠異日郡縣委吏督工徒入山斬伐置大壑中

候暴漲乃得出集於涪州吏因緣為奸利不願竣役類  
言不中程如是者二十年費水衡數十萬官吏坐是逮  
繫至沈命者不可勝計公疑其事立趨駕至涪第其上  
下而簡料之凡五日而贏異材一千七百餘章盡釋諸  
繫囚而以不及選者給高貨商算其直繇江淮達京師  
官無資焉蜀田沿永樂中故籍田日益闕而賦不科為  
豪強所隱占遼餉起海內悉加賦公遍料蜀田正其經  
界每畝均徵三釐歲省賦七萬五千有奇蜀人德之又



明年晉左使是歲天啟元年也公既感老人言又夜則  
仰觀見參井之墟有大兵氣急議數軍實募材勇人莫  
有應者至秋而蘭酋反蘭酋者奢氏其種人猱獬也洪  
武中歸附命為宣撫司世守其土數傳而至奢從周無  
子奢崇明以疏屬得立崇明性陰鷲謬為恭順凡有徵  
調罔不應命人皆狎之子寅尤雄狡負勇力納亡命拯  
護若黨友奸民何若海等為之用蓄不軌心聞北邊大有  
警備其為逆益決上疏願提精卒三萬赴援因此以益

治兵械遣其黨樊龍等將兵之渝城故增其籍倍所調王大中丞往蒞之餉勿繼也激其衆殺大中丞以下官吏無一免者遂反陷渝州時九月乙卯也已未變聞至成都舉國惶駭公方以入覲就道矣蜀王自出東門同百姓擁道遮留公公慷慨以討賊自任衆大喜於是遣信使乘傳持符發石砮羅綱龍安松潘威茂建昌諸道兵入援下令募白徒集市民治守具米粟在二百里內者悉斂入城甲杖金鐵麻枲油炭之屬當軍需者分督

所產各郡邑守令凡二十餘日守禦粗備而偵者至賊  
兵分四道奢寅自統木廣遵義兵自仁懷出合江賊將  
羅乾象朱國恩等統羿子出納溪夷來化等自渝州奢  
崇明自長亭招合徽外雜種蠻夷及納我亂民各不下  
數萬皆會成都時郡民多懷異端有倡議城不可守者  
公手劍誅之因與衆誓曰衆心不一內奸不除不用間  
謀不任死士力戰於法皆不可守今日願先諸君死此  
城願諸君無負國家誓畢則賊報陷內江所過州縣三

十有七皆望風而下前所遣將屯守柁木龍泉諸險隘  
悉潰敗公乃急歛四門屯兵登陴而守門未扃而賊至  
矣賊聚其戈戟若叢林直薄城下以誇其衆大治攻具  
攻城凡三晝夜公百端禦之殺傷甚衆遣人決都江堰  
水至濠滿賊治橋因得少息賊反計久奸人刺客布滿  
城內而無賴惡少年輸情於賊為其耳目乘間竊發瀕  
於危者數矣適有天幸謀洩前後受誅者二百人賊如  
期至輒懸首示之賊氣阻相距十餘日賊於四面立望

樓高八九丈或升高屋登浮屠以窺城內或告公曰賊  
設瞭望必四出擄掠其中虛也公遂命死士五百人突  
出奔營賊無備斬其三將燒雲樓而還越數日賊又造  
陽橋陽橋者後如梯前懸橋高數十丈以牛數百頭推  
之瞰城城中人有驚死者公專以火炮擊牛中其當軛  
者牛駭返走公乘勢縱兵擊之大勝當是時諸道援兵  
相繼至或轉戰得至城下或敗潰以去然賊兵亦日益  
增四面立屯無退意城中漸蹙裨將劉養胤告公曰寇

深矣難以力爭有諸生范祖文鄒蔚然者被脅賊營遣  
孔之譚來約賊將羅乾象內附不可失也公遣之譚復  
往夜半乾象縋而入公宴之乾象意驕甚與公談久之  
惟問江以南山川景物不及兵事酒半酣起跪曰公天  
人也乾象敢不惟命賊旦夕滅矣公又命善醫者蕭德  
往來賊營賊梟將惟乾象與廖鎮權鎮權既中彈死親  
信惟乾象既歸正賊舉動無不知而德等亦時時來告  
賊心疑待左右東濕衆心始携公又使牙將周斯盛偽

為書約內應以誘賊賊以名馬美人饋之又令斯盛自  
潛出盟而質其來使設伏以待之崇明果自至甫懸一  
人上松潘守兵不知被誘也大噪崇明驚走伏起獲其  
從者數人城中氣百倍力戰燒其旱船攻具而援兵益  
集公知賊且走造水牌數百投錦江順流下令有司沉舟  
斬筏斷橋梁嚴兵以待賊逸夜半乾象等內變賊營四  
面火起崇明父子策馬走僅免乾象等皆來歸餘賊悉  
奔潰時正月之晦成都圍凡百日解朝命得達公已擢

都御史撫蜀專討賊許便宜賊之遁也郡縣得公密教者皆豫設備四出截殺賊死者數萬被縛遞俘者不絕於道賊渡瀘始得休息而我兵以餉不繼追勿及先是賊以圍成都久不下其偽相何若海誑檄諸夷我已得成都遍携金帛行賞構之二月水西遂起兵犯黔水西者安氏與蘭世仇殺宣慰安位幼弱安邦彥支庶也擅其政聞蘭已得蜀亦欲乘間據黔而蘭交倚為逆解仇盟詛相綴連又漸招合諸夷勢復逞公以三月大出師



復江安五月復建武長寧擒偽相若海所遣別將及酉  
陽石砭之兵復重慶殺樊龍六月復瀘州七月楊將軍  
喪師於江門遵義再陷八月公督諸將吏分兵進討賊  
亦殊死戰至明年二月轉戰以數百計勝負畧相當卒  
不得要領朝廷加公少司馬總督三省公拜命會諸將  
議曰我之久不得志於賊者賊以合強我以分弱也於  
是列營于納溪陽為進取而陰令大兵會長寧四月我  
兵壁青山岷乘霧奪險而入石砭兵亦來會遂入永寧

五月破蘭州燒其九鳳樓蕩夷其巢二賊走客仲壩水  
蘭界也我兵以其間盡平諸夷落降者撫定之時出兵  
窮追而賊輾轉入深箐不可卒得然永蘭已定開疆千  
有餘里諸將吏咸願郡縣之以為封賞地公曰公等皆  
欲自營以欺明主不為封疆萬世計深山密箐其民猶  
鳥獸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遂上奏以外四里膏腴之  
壤歸永寧衛隸敘州內四里深險堯瘠分給降將使各  
守其土為天子保塞二酋窮蹙寄托遠遁勢已瓦解然

所居絕險卒誅之恐徒費兵力稍寬以歲月當懸首北  
闕下是時水西方覆黔師於大方崇明意頗倦且病寅  
驍雄自如乘勢復擾蘭公輒擊破走之安氏亦恐蜀師  
之綴其後也假兵於崇明出沒蘭界以拒蜀公於重購  
降夷阿友阿引等佯得罪叛去大懸賞捕之或令販鹽  
布造弓弩住邊界久之寅不復疑悉召用之因得通外  
間約死士斬其腹心將賊左右漸稀意愈徬徨益疑其  
下拷掠阿友備五毒以刃穿其左足一晝夜阿友終不服

釋之寅益不自得輒痛飲阿引等乘醉夜刺殺寅稱官  
兵至餘賊盡犇焚其屍以首來獻時天啓七年二月也  
先是朝廷以黔事急加公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督貴州  
至是寅誅公移鎮渝部集分兵一意討水西而以父喪  
歸明年上即位錄平藺功加少保賚金幣蔭一子錦衣  
衛指揮使世襲秋詔公仍總督貴湖雲川廣五省軍務  
巡撫貴州公抵黔周觀形勢即上狀曰竊見黔中山林  
深阻苗夷錯處惟上下六衛一道經通逆苗慄勇嗜殺

當示以必戰師已踰險如鼠鬪穴中將勇者勝若專在  
撫循至秋水涸寇必大至士不得已解甲者八年於茲  
矣算不定計不立緩急失序首尾銜決爵秩太易則衆  
志競將領太多則號令棼此前鑒之最明也如臣愚策  
據險要立營壘飭兵馬練戰士以待其至坐得致敵之  
術曩者諸將校坐糜廩食無以塞責竊取小功自相矜  
誇此最無益邊計所殺或係他種非反者或掩戮降人  
報功次失蠻夷心違聖朝柔遠之義今大臣所誅叛逆

耳環黔皆苗安能盡殺御以威信皆良民也六衛腴田  
非此屬誰為墾耕者若殺不當罪是毆之歸賊而自樹  
敵也臣當使肘腋安定軍伍充實觀釁而動用竒迭出  
期於滅賊不敢優游以稽天誅天子可其奏公於是大  
簡諸將賞功罰罪更易署置各當其職人心大和乃檄  
滇兵下烏撒杜安邊助逆路蜀兵出永寧抵赤水扼四  
夷要害而親移師駐六廣逼大方鬼師莫德說邦彥曰  
安邊在烏撒滇人不敢南下永赤之兵牽制我後我當

先破之取永寧以畀奢氏取建武六縣以畀法舍然後挾  
烏鎮以臨遵義并黔及滇大事可圖也邦彥從之以互  
費等防六廣小阿烏謎等防遵義阿鮭怯等守鴨池三  
岔各自號元帥而邦彥號四夷大長老崇明稱大梁王  
六月先抵赤水公諜知之授言守將許成名佯不勝拔  
營去之永且戰且走誘賊深入薄永寧城公知賊已入  
誘即令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楨從六廣入劉養鯤從  
遵義入邦彥聞有王師恚甚恃其勇欲旦夕先破永赤

之兵還拒諸將急索戰成名與永將侯良柱鄧垓等約  
夾攻賊垓等兵始交成名與羅乾象繞出其背奮擊之  
賊大潰士馬自擠壓死者數萬計崇明邦彥莫德等悉  
受創漢兵斬其首當是時羣夷無不人人震驚崩壞烏  
獸散王師蹙之可枕席上度而蜀將以爭級發憤拔營  
先歸餘賊得稍稍遁去公移檄安位輸以內附許自新  
位豎子不能決其羣目復集兵迫脅諸小種號二十萬  
以抗王師公大會諸將授方畧且誡之曰水西地深昧



而多山險谿谷之間篁箐之下霧瘴陰雨莫辨昏且林  
多蝮蛇猛獸即不戰鬥而兵易疲且陸不通車水不度  
舟奉饗者無以達也我深入險阻陷賊伏中率以此敗  
困獸之聞未可輕也必屯險要四面迭攻漸次蕩滌使  
資儲空竭賊必自斃諸將謹受命於是焚蒙翳剔岩穴  
截溪流繩懸度盡發精卒馳百餘里或斬樵牧或焚積  
聚募還歸屯使不可測凡百餘日所得首虜萬餘拔所  
鹵生口數萬軍行得鄉導輒發害粟就食而賊飢甚斗

米五六金劉養鯤又密遣其客入大方燒其宮室懸榜  
而出安位大恐乞降公弗許要以四事曰而欲降者當  
如先朝制通九驛獻故殺王巡撫者及藺部通人并貶  
爵不得稱宣慰安位從其三集四十八日出降誓不敢  
叛公受之而黥人自軍興來歲食楚餉百萬不樂罷兵  
恐無所資相與作亂曰水西我不共戴履者也必盡殲  
無使遺種殺其使奪其所獻馬公立斬數人乃定而水  
西亦厭兵再遣使乞降公為上奏詔許之公遂上善後

疏曰臣惟邊徼雖安不可忘戰制彞之法必先內固水  
西自河以外六目九司之地亦頗廣衍今已悉入版圖  
沿河要害臣所築城三十有六所近者控扼彞地制出  
入遠者聯滇蜀通商賈皆立邸舍繕郵亭建倉廩烟火  
相望部曲相保塹壘木樵較聯不絕鹵必不敢卒入為  
寇也鴨池安莊計河旁可耕之土通溝洫者不下千頃  
事定之後無慮常屯萬人賦水田十二畷旱田六畷  
稍益之使自贍鹽酪芻茭出其中諸將士皆身經數百

戰披草萊立城郭咸願得尺寸以長子孫郎割新疆授之使知所勸謹條便宜九事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其俗彞漢相安一也地益墾闢聚落日繁經界既正彞不得以民不耕地漸侵軼二也黔地儉瘠仰食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三也國用方匱出太府金幣以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爵轉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四也既許世其土各自立家計經久遠永為折衝五也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使六也春夏治

農秋冬治兵耀旗河上揚威武使鹵日備我七也從兵  
民之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  
八也軍耕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  
人不世其伍使各樂其業九也臣布置者謹昧死以聞  
上從公奏焉崇禎五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七年論戮  
邦彥功加少師賚金幣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  
八年一品再考滿加左柱國九年公出師誅擺金兩江  
巴香狼壩火烘五洞叛苗悉平之水西之勢益孤公又

通上下六衛并清平偏鎮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  
設停障置游徼商賈露處道不拾遺滇中沐氏土舍普  
名聲作亂朝廷命公討之名聲伏誅蜀帥侯良桂貪橫  
公劾良桂不法狀時有為之根柢者又因永寧爭級事  
修怨於公遂以蘭界發難龍場壩者實水西地水蘭相  
仇殺爭此地時屬蘭時屬水其後結盟崇明敗水西假  
之以居其地抵大方七十里去永寧且六百里山箐峻  
險不產五穀蜀人欲為設官屯兵以自廣公上奏曰臣

惟禦彘之法治以不治既來則安不專在攻取也今水  
西既已納款殘藺安敢負固惟當明疆界使諸彘自耕  
牧遵徃制職貢賦數世之利也若設官屯兵臣愚以為  
不便夫守邊者但聞拒險不聞入險此地徙臨彘穴四  
面孤懸中限河水不利應援築城守渡轉運煩費捐有  
用以事無用且內激藺彘必死之鬪外挑水西扼吭之  
嫌兵端一開未易卒止如臣襲雷同之見創可喜之談  
誇開封關土之功此人臣一時之利非疆場之福也書

上明詔誥責數四公持前說及推勘地界卒如公議焉  
安位死無嗣朝議又欲用兵郡縣其地公上書力爭之  
遂傳檄彘目布上威德諭以出降諸彘感公誠信爭納  
土獻重器公分裂疆土衆建諸彘使其勢小力分則易  
制各欲保土地傳子孫則不敢為逆遂上奏曰水西各  
酋恃其險固向阻聲教今安位殄絕踈族遠條紛然爭  
立有苗來賓納土獻印相繼於道臣惟水西有宣慰之  
土有各目之土宜慰公土宜還朝廷各目私土宜畀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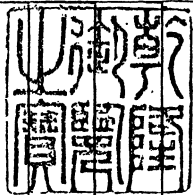
守籍其戶口徵其賦稅殊俗內鄉同於編氓大方西溪  
谷里比那要害之地築城戍兵足以丕振國威永銷反  
側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蘭安氏反  
水西滇之定番彈丸小州為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  
年未聞反者非他酋之好叛逆而定番之性忠順也地  
大者跋扈之資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  
授諸酋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彞俗虐政苛斂一  
切除之使叅用漢法可為長久計制曰可西南遂底定

馬十一年春公薨于黔年七十有三凡黔蜀之民訖於  
爨裔咸為罷市行服立祠訃聞天子震悼賜祭九壇遣  
官視葬禮也公軀幹洪壯年六七十飲噉如少年室無  
姬媵堂無玩好性介潔不苟取所至人服其廉介鎮黔  
蜀垂二十年軍資贖鍰不下數十萬皆籍之於朝居處  
節約如韋布之士焉其為人明敏而有度量雖立矢石  
之下軍書旁午從容晏笑應之各有條理居軍中久未  
嘗有記室章奏書檄皆身定之諸將校或起卒伍或奮

奴隸或繇降鹵公因材任使各當其用用法嚴犯者雖  
素所親愛必誅即有功廝養卒不遺賞故人樂為之死  
御彛翟一以忠信不妄殺一人彛人懷之相率親附故  
所向成功非專師武臣力也內江有牟康民者隱士也  
佯狂當兵未起時嘗語人曰蜀且有變平之者朱公也  
及亂公召之不至凡有軍事密以咨之無不悉中公在  
黔猶時時致書為公畫籌策公薨前一年忽不知其所  
往後人見之於秦蜀間者此亦首山老人之流豈所謂

幽贊者耶公子三壽宜襲錦衣衛指揮使兆憲襲錦衣  
衛指揮僉事兆宣後軍都督府都事陳子龍曰奢酋以  
梟雄之姿憑藉土地窺伺國釁奮戈重臣席捲千里有  
吞噬益州之志公無寸兵一卒之任徒手而角之遂全  
名城復州邑躡鹵穴申天誅比功麓川播州侈矣天啟  
之季政在閹寺公紀功之章不歸重闈闈以此失侯偉  
哉其後再定黔難鎮撫西南安氏納土此尤彰彰者也  
夫自漢以來通道西南曩者疲所恃以事無用故王者

之道叛則誅之服則舍之不貪其土不臣其民也公不  
為功名之計力抗郡縣之議有嘉折首不窮兵威因俗  
制宜分疆裂土使弱而易制垂永久利忠臣之節可益  
萬世法矣易曰師貞丈人吉公其庶幾哉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三至

六

詳校官起居注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舉人臣呂日永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三

餘姚黃宗義編

傳七

能臣

詹鼎傳

方孝孺

詹鼎字國器台寧海人也其家素賤父鬻餅市中而舍縣之大家應繇於官者大家惟吳氏最豪貴舍其家生鼎鼎生六七年不與市中兒嬉教獨喜遊學館聽人讀



書歸輒能言諸生所誦吳氏愛之謂其父令兒讀書鼎欣然其父獨不肯罵曰吾故市人家生子而能業吾業不廢足矣奈何從儒生遊也然鼎每自課習夜坐餅竈下誦不休其父見其志不可奪遣之讀書踰年盡通其師所能師辭之時吳氏延師儒鼎就學吳氏亦子育之使學未數年吳氏子無能與鼎談者其師去鼎遂為吳氏諸子師還邑中諸儒皆與為禮稱詹先生不敢慢鼎聞同邑有王愚可先生者學甚博從而師之學春秋通

其說去就有司試不得代趙生試趙生乃得上第以仕  
於是鼎為趙生曰我學經亦勞矣而子乃以我而仕此  
豈非天耶然不可無以謝我携趙生白金五十兩而去  
元末方國珍起海上不能制以重位授之國珍開府慶  
元求士為已用是時知向背者以為國盜也不可輔皆  
匿不出國珍聞鼎有才以計獲之鼎為所獲無奈因為  
之盡力為其府都事有廉名國珍弟平章事有人犯法  
屬鼎治鼎論如法平章之妻受賕請於鼎持不可曰今

方氏欲舉大謀當用天下賢士一心守法曷使婦人得預事乎不許妻怒譖之繫鼎獄半載乃釋復起為上虞制上虞與偽吳王張士誠地相錯軍吏貴臣甚衆以鼎儒生不習邊事稍違約鼎會衆於庭引一驛丞責以不奉公斬之在庭者皆股栗膝行請罪膝屈久不能起乃罷後雖元帥萬夫長有所陳說皆長跪以言不敢舉目視其面鼎臨事有才簡牘滿前須臾而決暇復與故人賓客出遊四方遊士爭及其門有馬給事者常與鼎以

事過寧海令以下皆迎謁旦暮候其市中人相指數曰  
學之能貴人乃至於此乎至正末我兵臨慶元城下國  
珍懼乘樓船遁於海上怒欲舉兵誅之莫為計鼎為草  
表謝辭甚恭而辯上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  
活其命矣乃赦不問更以國珍為右丞鼎亦召至京師  
鼎為書萬餘言詣闕下須駕出上之上為之立馬受讀  
付丞相官鼎楊憲為左丞惡言事者奉例徙居梁又徙  
陝去數年憲敗凡為憲用者皆受誅鼎賴此以免在陝

七年大臣薦鼎名於朝鼎至京師中書以謫徙人不宜用將還之於陝鼎恐還為人所輕笈以貨屬掾史願留掾為之言於丞相曰詹鼎有奇才以例棄不用可惜丞相不信其人在可召視之非誣也丞相果召見鼎問之鼎髯甚美又能為梁趙間言步趨進退閑雅有威儀丞相甚喜之稱於衆曰詹鼎尚書才也時河南行省缺郎中吏部請命鼎為之丞相曰吾同事以鼎才不可使外也待半歲除留守都衛經歷改刑部郎中刑部佐寮未

完有司請除吏丞相曰刑部有詹鼎在勝百輩其見稱如此鼎在刑部一以寬仁行法威聲不起而人皆樂其不苛刻罪人當分覆者爭曰願得詹公覆我我死不憾會大都督府受賂除軍吏事發誣鼎有贓御史覆鼎鼎言在留守時所養孤甥來省恐有之鼎誠不知御史曰法貴殺有名卒誅鼎與百餘人皆死鼎坐罪薄有才人惜之鼎為文章氣馭逼古人守身廉重行義好學不廢自陝入京師時聞人有好讀書價金一斤鼎無金惟所

乘驢棄以買書其為人奇偉如此及死其所養孤甥為之服喪三年

南原王先生傳

顧璘

先生姓王氏名韋字欽佩上世自睢徙江浦再徙金陵子孫遂為南京人父徽彊直大節成化間為給事中劾大權貴忤旨謫普安州判謝歸弘治初三原王公為吏部起為陝西叅議以直道處巡按御史不合遂乞致仕先生既負異稟復閑家訓德器遂蚤成不為不義不交

非友自諸生時屹然有公輔望莆田林公俊海陵儲公  
巖並引為忘年交又與陳沂顧璘友善切劘為古文辭  
獨愛唐風意興蕭遠士林徃徃稱服警語舉進士選充  
庶吉士以才第當授翰苑顧叅議公年高請南便養授  
南京吏部考功主事考課功行及舉五年考察之典力  
持公論不少假借百司並見嚴憚從弟由國學生試政  
欲言文選未間曹乃正色曰安有身為銓司為兄弟擇  
利便者乎南曹權輕且然使居北當何如也竟不以言



後居憂服滿改除南京兵部車駕主事所攝有快船者  
主薦方物領以中貴故擢卒之長率被誅索破蕩無所  
排救先生厚其資給損其班列嚴其節制害遂減半陞  
儀制郎中政與國學相關舊格以諸生衣冠流一切姑  
息其一二事目頗傷禮教先生曰政尚法不尚情苟以  
情選何所不至馭民以刑馭士以禮禮有弗協於士何  
觀於是釐政條布雖喧闐終弗少動擢河南按察副司  
督學政廸以禮法綏以恩義士咸歸心以吳太夫人老

不能迎養遂乞致仕值憂擢太僕少卿卒於家先生性  
純孝其奉參議公禮恭氣和養豐惠備故公在晚暮清  
不知乏老不知衰吳太夫人性多恐左右就養未嘗有  
大聲遽動其喪之也適病在牀哭必慟絕水漿不御數  
日遂毀損至槁以沒四方聞而哀之子逢元亦有時名  
先生嘗曰生兒貴佳不必仕宦故逢元精究文藝不應  
科目論曰吾登都城望鍾印諸山鬱鬱葱葱隆偃關翁  
興雲霧以敷澤米何其龐厚邪是宜生人之多賢也若

王氏父子文行卓卓燦然麟鳳見諸郊藪豈徒然哉而  
卒不獲大施海內殊為可怪及觀大江洶湧日夜洩尾  
閭不息又慊然憾矣不然如近時李按察熙景中允賜  
器中瑚璉而卒早喪文學金子琮謝子承舉皆有文不  
第以死抑又何說哉聞諸人言如使都城左右有大澤  
比吳洞庭揚五湖庶幾鍾水豐物而氣不散越儻亦有  
輔相之宜乎或曰天地之英率難鍾而易散此又物理  
消息無容置意也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四

傳八

文苑一

鞏豐傳 宋源

鞏豐字仲至其家鄆之濱城渡江即所寓土斷為武義人曾祖燾祖庭芝皆左承議郎庭芝世號山堂先生者也父灋鄉貢進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豐學敏而早

成自童州時前輩源緒古今音節事之因革總統如注  
水千丈之壑迎前隨後宿艾駭服以為積數十年燈火  
勤力聚數十家師友講明猶不能到也時新迪義理之  
學草茅士震於見聞多矜露怵狃至他文史言論儒之  
藝業又昧陋顛倒莫知幅程獨豐抑縱開闔條疏品彙  
應變不迫富若素有著之於文無險恠華巧而以理屈  
人片辭半牘皆清朗得言外趣尤工為詩多至三千餘  
首淳熙辛丑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代還

舊比皆自學入館有不善之者纔授江東提刑司幹辦  
公事遭母喪免又授浙東會改法本路人不許為監司  
屬官遷幹辦福建帥司公事以格知臨安縣政尚寬簡  
吏民信化刑罰哀息會其友為學官豐勸拔滯淹士坐  
此食宮觀祿久之始提轄左藏庫復以宮觀罷已而又  
授宮觀而豐死矣嘉定丁丑正月晦日也年七十豐既  
挾竒才人謂宜居館閣中秘不應徘徊下列日望其升  
益顛仆不起故聞其死多傷之而龍泉葉適痛之尤深



豐性質易無岸谷然有以自負命雲侶月跨越汗漫浩  
乎不可浼暇日輒載一壺獨行田野不問岐路抵暮而  
返去家二里有龍門峽登眺徜徉慨然曰此可以止矣  
仕雖不顯無幾微見于顏面云子二人積耕皆為儒

胡長孺傳

宋濂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當唐之季其先自天台來  
徙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  
望曾祖栗廸功郎欽州司法叅軍脫略豪雋輕貨急施人

稱為鄭莊祖巖起嘉定甲戌進士朝奉郎知福州閩縣  
事卓行危論竒文瑰句端平嘉定士大夫皆以為不可  
及在江西幕府平贛州之難於指顧之頃全活數十萬  
人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朝散郎知台州軍州事文辭  
政事亦絕出於四方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  
逮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揆  
序之咸淳十年以任子入官監重慶府隔槽酒務兼總  
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僉廳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

中八士聲聞赫然會宋亡退隱山林中至元中詔下求賢有司強起之至京師集賢院薦為翰林修撰言忤執政改教授揚州秩滿遷建昌適錄事闕官檄長孺攝之時程楚公家氣馱熏灼即違法人不敢何問其樹外門侵官道長孺亟命撤之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歲丁未浙江大侵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托歡徹爾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

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  
矣托歡徹爾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  
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  
在可徵也托歡徹爾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巖惡少年徂伺  
其間恒出鈔道為過路客患官不能禁長孺為衣商人  
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騶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巖  
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謝騶卒俄集皆成擒俾盡  
逮其黨寘於法夜行無虞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

卒杖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械於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杖者過焉戟手稱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羣姬聚浮屠庵誦佛書為禳祈一姬失其衣適長孺出鄉姬訟之長孺以牟麥寘群姬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姬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長孺白事帥府歸吏言有姦事屢問勿伏者長孺曰此易易爾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姦

者訊之辭愈堅長孺佯為令長曰頗聞國家有詔蓋迎之叱隸卒縛姦者東西楹空縣而出庭無一人姦者相謂曰事至此死亦勿承行將自解矣語畢吏唯而出姦者驚咸叩頭服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給以亡於盜屢訟不獲且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去未幾治盜長孺嗾盜誣兄受步搖為贓逮兄赴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

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場鹽司丞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長孺為人光明宏偉務為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惟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之有如飢渴之於食飲方獄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致庠序敷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為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皆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為辭章有精魄金春玉撞一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壁碑板焜煌照耀

四裔鄉闈取士屢司文衡貴實賤華文風為之一變晚  
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旦具酒食與比鄰別云將  
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為  
遽欲觀化乎長孺曰精神與生死初無相涉也就寢至  
夜半喘忽止其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坐逝矣年七十  
五所著書多亡逸唯石塘文藁五十卷行於世其從兄  
之綱之純皆以經術文學名之綱字仍仲嘗作薦書其  
於聲音字畫之說自言獨造其妙惜其書不傳之純字



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誦  
人號之為三胡云

吾丘子行傳

王禕

吾丘子行者名衍太末人也其先為宋太學生留弗歸  
因家錢唐至子行比三世子行嗜古學通經史百家言  
工於篆籀其精妙不在秦唐二季下而於音律尤精然  
性放曠不事檢束眇左目左足跛而風度特醞藉一言  
一笑皆可喜對客輒吹洞簫或弄鐵如意或援筆製字

旁若無人每以郭忠恕自比自號貞白處士僦居陋巷  
中教生徒常數十人未成童者坐之樓下賓客談笑喧  
動鄰舍而樓上下之徒常肅然達官貴人聞子行名款  
門候謁非其意斥弗與見或從樓上遙與語弗為禮或  
與為禮矣送之勿下樓也東平徐公子方海內大老也  
持部使者節浙西所蓄古器物款識多莫能辨咸以為  
非子行無能知者徐公即命駕訪子行子行為一一鑒  
定之徐公未嘗不歎服其敏於是人皆謂徐公能下士

而子行非果於傲世者矣子行為詩不純守法律而善著書所著有尚書要略聽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歌譜重正卦氣楚史檇杙晉文春秋道書援神契說文續解周秦刻石音釋學古編其修詞立論皆識見超詣人所弗及故用是自負藐視一世其所稱許者惟錢唐仇仁近永康胡汲仲穆仲三人於他詩人文士悉少許可動加譏刺不顧人喜怒不知者不堪其譎侮知者以其類乎滑稽不卹也初子行年四十未娶買賣酒家孤女為

妾不久即死死且以人或誣告子行妾嘗為已妻有司  
逮妾母而妾母已再遣人居他州及來死子行所又逮  
妾母後夫後夫來復舍子行而坐偽鈔事覺竟連子行知  
情子行懼走訪仁近值仁近早出則留詩以去遂莫知  
所之後三月吳人衛天隱以六壬占之得亥子丑其辭  
曰歲子月巳旬寅斯首亥實水鄉已墓在丑惟子與丑  
無祿殞虛墓非其藏死沉江湖是生戊辰土為宰制土  
弗勝水家絕身棄此其骨污淵泥九十日矣筮與所留

詩語合乃知子行已投水死其弟子為招魂以葬而汲  
仲為之銘

鮑信卿傳

王禕

鮑信卿者諱完澤其先汴人也六世祖瑞宋靖康間從  
南渡家於杭故信卿今為杭人信卿資識粹敏慎重寡  
言善記憶涉獵經史過目輒不忘且好論議能言人所  
不能言方年少時一時老成人皆自以為不及也前元  
元貞初以蒙古言語文字天下或不能盡習詔所在州

郡並建學立師貴游子弟及民間俊秀皆令隸業信鄉受業其師蕭氏悉究其精奧乃擴摭史傳中故事及時務切要者二百五十餘條譯以為書曰彙目反覆應對曲折論難最為詳密又記其師所授之言為書曰貫通集又採精粹微妙之言門分類別為書曰聯珠集又取蒙古及輝和爾問答比譬之言為書曰選玉集凡其音韻之所自出字畫之所由通豪釐之間具有分別南北人為蒙古學未有出信鄉右者方是時為其學者悉倚為

入仕之階而信卿淡然獨無求進意隱居教授戶外之  
屨至無所容達官大人至杭者莫不延見信卿與信卿  
語見其動中肯綮而適於事情未嘗不為之降嘆也至  
順初翰林寇學士早從信卿學薦信卿學行於朝力勉  
之出信卿以養母辭至正中江浙寶哥叅政及浙西部  
使者爭辟用信卿欲引以贊決軍事信卿以母老終不  
從也叅政嘆曰鮑博識純孝若是使其出効官使有不  
忠於所事者乎博識猶華言博士也信卿事親既能以

孝聞而處兄弟尤極友愛平居一言一動無不揆乎道  
義人皆稱其篤行君子信卿卒以至正癸巳得年若干  
無丈夫子以弟之子益為之子

張孟兼傳

方孝孺

張孟兼者名丁金華之浦江人也孟兼為人侃侃自許  
涉獵書史頗有俊才為鄉里所稱會天子詔徵才能士  
郡縣以孟兼名上擢為國子學錄禮部主事遷太常司  
孟兼固負自能為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誠意伯劉基



以文章有重名與翰林學士宋先生俱為天下所尊信  
基氣豪不肯妄下人而獨喜稱孟兼嘗為上言曰今天  
下文章士第一為翰林學士宋濂臣基次之不敢辭又  
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不知也孟兼為基所稱愈  
自高然他人弗服也或稍慢之孟兼輒怒嘗以文示其  
鄉人視之無言寘袖中曰俟夜熟復之今弗悉也孟兼  
陽為好言曰須刪修之可也退則大怒其鄉人發其所  
短揚言於衆罵之且詆其文曰彼猶蠻夷山谷中縱為

人衣前懸而後曳左侈而右斂視國工所製何敢望哉  
其鄉人自如不與較既而孟兼以謫謫輸鄉人不及唁  
及以赦出復官乃賀孟兼怒罵若見人失官則棄背而  
不一視及復官乃更謬為卑讓賀我真細人吾何以禮  
焉踞坐不起迎送其傲睨好面訐人皆如此人以是不  
附之每為宋先生言先生曷不於上前薦我先生亦才  
孟兼欲薦之未有逕會上欲用越僧證問先生嘗見證  
文否誰所有且索之以觀時證為書與孟兼論性命先

生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先生召孟兼以證文  
至上覽畢顧孟兼謂先生曰張丞卿門人也先生對曰  
非臣門人乃臣里中子也且為文有才甚誠意伯劉基  
稱之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進乃可耳毋  
驟也未幾除孟兼為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廉勁疾惡  
抵司糾擿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援引每一事株流  
數十吏民見張僉事出行部皆凜然墮膽如畏鬼神聲  
聞朝廷陞副使移山東而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主

僧上親選拜官妻用金帛寵之甚厚印以見知人主自  
尊重禮節少簡孟兼自負其能無敵且印新用又僧也  
易之印候孟兼由中門入孟兼以為印雖位大然我風  
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召守卒答之月朔望入學謁孔子  
畢令諸生執經講說孟兼故以語侵譏印印不平時初  
刊大明寶鈔印不令使兵民更自至庫賈錢民以為病  
而孟兼謂此詔印擅行之是違制也騎馬入布政司謫  
筆僚吏問罪且言將上封事言於朝其僚吏皆大懾勸

印即上封事言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上也上覽印言以為孟兼凌我任用臣不遜治笞之孟兼既辱愈憤即捕為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請去位避孟兼之橫否者且為所擠上大怒曰彼乃敢與吾抗耶吾今乃與爾抗遂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捽髮摘拳垂死特論棄市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為之初孟兼遷副使山東自陳父老大夫為之請假上許之孟兼歸至家縣令丞皆門謁奉酒牲為禮孟兼坐受其

拜不答麾酒卻之鄉人皆勸其少遜讓和以下人孟兼  
不聽及於敗或憐之或快之以為宜然孟兼此中實無  
儉賊之心祇以尚氣好高人以故為人所陷才能者人  
所欲得也苟無謙遜以奉之而挾以驕人其為身害奚  
怪哉孟兼之才使能克已下人雖不幸未必死而欲尊  
大其勢而眇畧它人謬矣法雖過嚴其底於此酷厥有  
自哉

銀塘生傳

趙搗謙

余罷官自中都歸餘姚滅跡不入市郭時出遊澤數間  
及往鄰邑界上山谷中據木坐石之際輒有好事者即  
我盤旋數道比有銀塘生事甚罕異聞其人狀以為神  
仙流不能形容常騎牛出入四明洞天遇風景林壑之  
美即箕坐長嘯興不可遏則科跣狂歌紙形墨貌草樹  
木石其變狀復詩於上極其特秀墨光動盪極其神化  
既而張木支上歌一二過聲若龍吟响震林谷求之即  
與但不與凡俗子問其氏則啞笑不答因書銀塘生字

於上遂以稱之故好事者往往懷毫楮候之稍求得焉  
有載酒張具而堅請之則生弗顧是以得其片紙一言  
者皆襲護藏去余初聞而疑焉及叩其所嘗得者而觀  
之乃吾友楊君宗彞筆迹宜其罕異而見重於時也此  
特吾宗彞不為時用而依隱玩世之疏節耳使其得上  
大行而為下廣施則又非恒人所知而今人所及也憶  
嘗與遊宿山中浮屠道論古今豪傑以為三季後屠販  
臧獲反有可取尚此則乘機突發者張子房為最逢時



不造而能盡誠者孔明其尤罹世變而善其分者淵明  
其極郭汾陽不平致平執也邵康節薄然於世道也程  
伯子不能丕變命也此吾與數君子有快有惜有不平  
感激於心餘人皆常事耳余藉此言心有所發晚來坐  
松根石上多山松鼠躍走杉樹葉底兔走雷滅生擲礫  
斃一墮地余意其偶然戲謂復能爾否即復斃一鼠又  
常與飲舞置卮酒於掌上婆婆移時無少溢其伎藝之  
精大小皆類此其詩清新俊麗雋永人口造奧陟突必

名後世余性不喜時彥詩一日讀吾宗彞寄我數篇於  
萬詩閣上撫几朗謳反覆不能罷已而覺手楚反視皆  
赤

明文海卷三百九十四